

爱力圈外

张资平著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中国通俗小说书系

主编 吴士余 臧建民

策划 陈鸣华

上海文化出版社

爱力圈外



张资平著



中国通俗小说丛书

主编 吴士余 臧建民

策划 陈鸣华

上海文化出版社

0622222222222222222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力圈外/张资平著. -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
(中国通俗小说书系)

ISBN 7-80646-876-5

I. 爱… II. 张…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4339 号

责任编辑 李国强

装帧设计 姜 明

书 名 爱力圈外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邮 编 200020

电子信箱 csicm@public1.sta.net.cn

网 址 www.shwenyi.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图字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0.25

插 页 1

字 数 235,000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7-80646-876-5/I·487

定 价 22.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5918322

作家文库·中国通俗小说书系

总序

◎

吴士余 臧建民



文学是合着时代节拍的形象书写。人们常常将它视作社会与人生的审美记录,作家对生活体验与思考的写真。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与社会,文学与人生,构建着互动式的关联。无论是审美意识形态的制导,还是作家个人化书写的追求,人性的、情感的、欲望的体验与审美,总离不开直面人生,离不开对当下的社会文化生态与生活真相的真实叙事,由此,文学给人一种人生启示,一种审美想象。五四新文学是如此,当代文学书写亦然。多元的文学形象以它独特的魅力构建了中国文学的历史,它既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也昭示了中国文学精神的探索、积淀与成熟。

若把中国文学创作置放在历史的坐标上,不难发现,20 世纪的 30—40 年代、50—60 年代、80 年代曾出现过三次文学高潮,文学发展的周期性常常与社会变革和转型同步。处在这个历史坐标上,上海作为文学创作中心之一,也有着悠久的传统和辉煌的历史。尤其是作为现代都市的上海,其包容性、开放性以及注重书写个体性的文化传统更是构建了上海文学独特的海派风格。当上海融入世界国际大都市行列之际,文学书写会溢满着新的活力和文化张力,它将作为当代性文化的一翼呈现着持久的魅力。由此,策划、出版《作家文库》则是上海作家和上海出版人不容推辞的责任。

当然,编撰《作家文库》不同于 1930 年代赵家璧先生主持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它无意构建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创作史,不拘泥文学



的经典与前卫,也不刻求作品的史诗效应和完美的审美艺术欣赏价值,不充当评判者将作品视作社会政治变革与思想启蒙的派生物,只是希冀通过作家的文学创造力和个人化叙事展示不同时代的作家群体汉语书写风格以及他们对文学传统承继与创新的自觉。当然,在市场经济的当下,出版物毕竟要寻找较广的读者群,适应大众的阅读体验,因此,编撰、策划《作家文库》要注意自身的市场消费效应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思维向度。有鉴于此,编入《作家文库》的作品将顾及文学书写的诸多文本(如小说、诗歌、散文小品、理论等)和多样化的文学风格,既关注前卫的文学探索,也不偏废青春、网络的书写文本;文学经典与大众阅读兼融,名家与新秀共存,通过主题性的书系(如“中国通俗小说书系”、“新生代作家书系”、“上海纪事”)编撰,展示中国作家(尤其是上海作家)在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下文学书写的本色,以及作家对人文精神的多元化审美追求。

我们相信,经数年努力,在上海拉开世博会序幕之际,《作家文库》将向海内外奉献出丰富多彩的文化硕果。

2005年10月

前言

杨 义

进入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曾经经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观念革命,在这场以“五四”为标志的文学革命中,中国传统那种文史混杂、文笔并举的“杂文学观”,彻底让位于当时从西方传入的,以承认文学价值独立为主要特征的“纯文学观”,并在一种启蒙主义的旗帜下,全面改写了受传统观念支配的文学史叙述和文坛秩序。也正是在这场革命中,在传统文化中一向处于低位的小说、戏曲,一跃摆脱了它的通俗地位,获得了与诗文一样的文坛正宗地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场革命虽然提升了小说、戏曲的地位,却并没有取消人们文学观念中高低雅俗的对立。尤为有意思的是,也就是在作为传统通俗文学代表作的《三国》《水浒》,在胡适、鲁迅一系列著述中得到空前评价的同时,作为这一文学传统的直接继承的章回小说,却被贬为“旧派”,在一种新的新/旧、雅/俗的对立秩序中,被放逐到了新文化的下层和边缘。因而,在以新文学为主体的文学史叙述中,所谓“旧派通俗小说”,很长时期以来,所处的一直是一种被批判,或被有限承认的地位。

这种局面的造成,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一方面,由于其所从衍生的文化背景和现实条件,“通俗小说”始终未能完全割断与文化传统中较为保守的一面的联系,它的基本格调,它的叙事模式,承载



了过于沉重的旧文化信息；它的商业化生产方式，它对文学娱乐功用的过度张扬，又使它与近代市民社会文化平庸的一面结下了很深的关系；另一方面，新文学的“横的移植”特性，也使它价值判断，不知不觉间发生了某种新的倾斜。说透了就是，通过文学革命获得现代“纯文学”正宗地位的小说、戏剧，除了在文学史的领域内外，其实指的主要都是来自西方的新东西，新文学价值观在中西、新旧、雅俗，这几对矛盾的概念间的，实际发生的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纠结。而这从根本上也和新文化运动的整体性反传统思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显而易见的是，新文学早期对于旧派通俗小说的批判，在现代文化转型中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合理性、必要性；然而，在今天看来，这一批判的另一面，或许也多多少少有一点低估了它可能具有的正面意义，抑制了文学发展的多样性和多层面的可能，以及中西文学叙事方式融合成熟的历史过程。因为，即使是撇开这些小说思想内容中可能具有的积极面不说，仅仅就形式而言，它也自有其值得深入研究的东西，尤其是那些较为成功的作品所表现出的作者对民族和民众审美心理的稔熟和了解，或许正是许多新文学作品所缺乏的。像老舍、赵树理、张爱玲等作家，更不必说台港的金庸、白先勇等作家，都从传统文学甚至民国通俗小说中获取了弥足珍贵的审美启示。连茅盾的《子夜》直到《霜叶红似二月花》的叙事境界，也与取法传统章回小说的描写笔墨，存在着深刻的关系。

然而，说到底“通俗小说”毕竟还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学现象，而它在中国现代文化发生过程中的作用，也是不应低估的。譬如五四时期备受抨击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在民国初年直到“五四”新文学兴起的一段时间里，就曾占据了文坛很重要的地位，而像李涵秋《广陵潮》，平江不肖生《留东外史》一类的谴责小说，所发挥的社会影响，也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这类作品沦至末流，自然有许多可加批判的东西，其媚俗，其庸滥，其冗长，其松散，都足败坏阅读口

味,但就其精彩的一面而言,也有许多引人动情、启人思考的东西。尤其是,它们在叙事技法上的某些新尝试,更给现代小说走向它的更为成熟的形态,积累了积极的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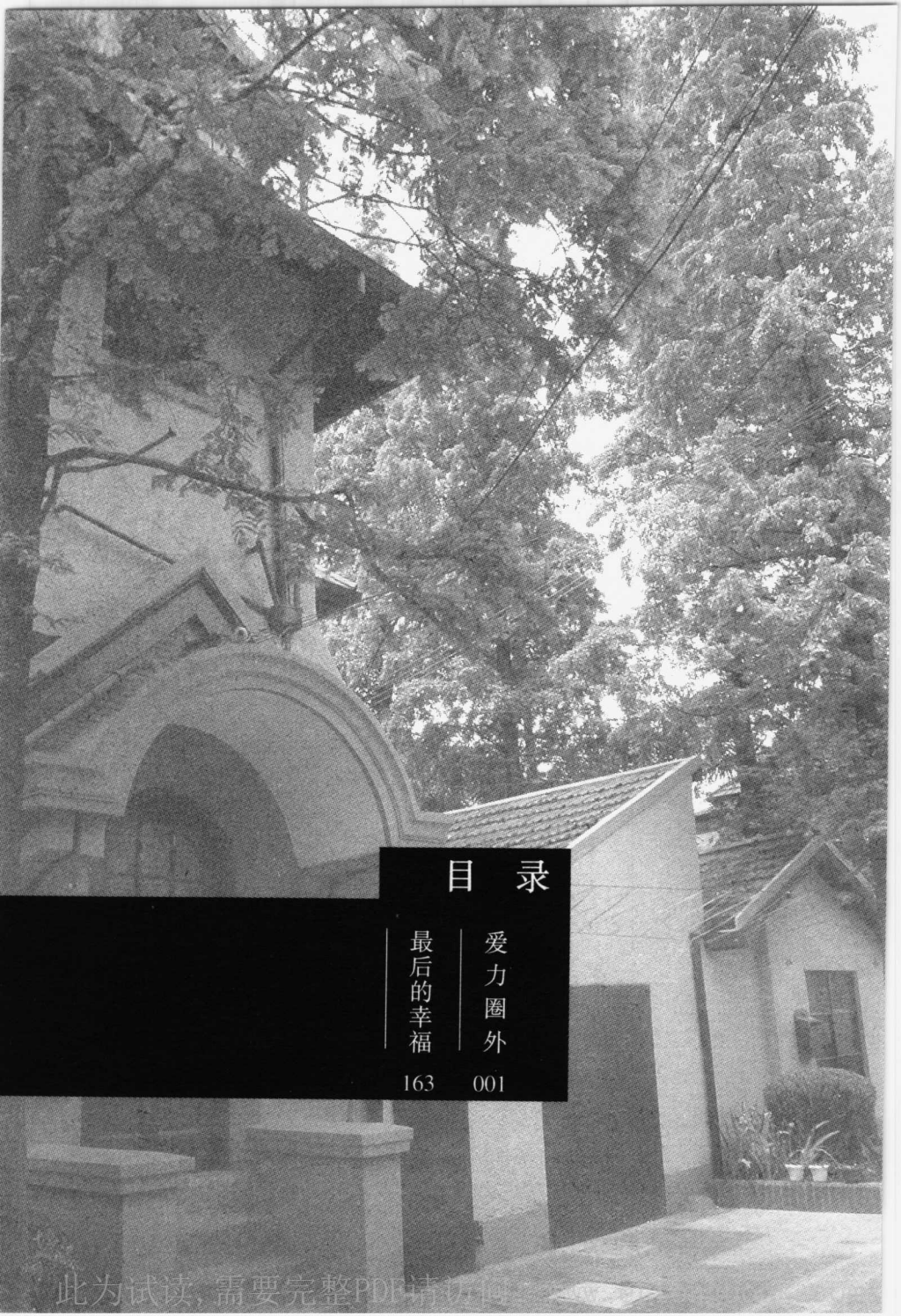
“五四”时期,经过新文学作家1919年,1921—1923年对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的两次批判,这类小说似乎大有被逐出“文坛”的趋势,然而,这只是就新文化阵营和新文学“文坛”的情况而言,由于植根于本土文化,又比较贴近大众文化趣味,在社会文化的中下层,尤其是在市民社会,它仍然拥有广大的读者,而它的实际发展过程,又与新文学的发展之间开始发生一种双向渗透的复杂过程。20年代后期,在张恨水、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分别将通俗小说中的言情、武侠两路推向成熟的同时,分别继承了中西文学传统的历史演义、侦探小说,也在蔡东藩、程小青的笔下结出了硕果。而在整个20年代至40年代,分别以北京、天津和上海、苏州等地为中心,通俗文学南北互动,相促相生。李涵秋、张恨水、周瘦鹃、包天笑、徐卓呆、赵焕亭、刘云若、顾明道、还珠楼主、秦瘦鸥、郑证因、白羽、王度庐……一连串名字,贯连起的是一部部给民众生活带来无数快乐的通俗小说的畅销不歇。受到新文学批判、挤压的通俗小说,在发挥着传统写法优势的同时,也在悄然向新文学学习。也正因此,我们就既读到了像《江湖奇侠传》《蜀山剑侠传》这类笔法诡异奇绝的超现实梦幻描写;也读到了像《啼笑因缘》《金粉世家》这样可资雅俗共赏的作品。而与此同时,不同程度认识到自身局限性的新文学小说,也在悄然向通俗小说学习,而这只要提一下20年代的张资平、叶灵凤,30年代的徐訏、无名氏,以及40年代解放区文艺中的赵树理、马烽、西戎等,人们就会有深刻的印象。

从古至今,中国文学观念的发展,已经走了三步。第一步,是“杂文学观”的时代,其特点是文史混杂、文笔并举,其存在跨越了漫长的历史年代;第二步,是“纯文学”的时代,其核心在承认文学的独



立价值,这一时代从20世纪初我们接受西方文学观念起,一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主要的影响力;第三步,是“大文学观”的时代,它是一种在新的历史高度上蕴含着综合思维的形态,既汲取了“纯文学观”的实践结果和理论长处,又试图在看取广阔而丰富的人文存在的基础上,超越在文学“提纯”过程中对文学与整个文化浑融共处的自然生成形态的人为阉割;这个时代随着新世纪才刚刚开始到来,虽然影响还不及前两种形态,但却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所决定的新文学观的发展方向。这也就是我所说的“文学三世说”。在这种观念看来,文学观念的进步,必然促动人们在看雅俗问题时,取一种更宽容、更辩证、更有益于良性文化生态形成的观点。无论是从满足有民族文化特点的叙事审美心理的角度看,还是从适应正在到来的都市时代市民文化的多重需求角度看,现代通俗小说的发展,都会给我们带来许多积极的启示。重新阅读它们,也就不能只看作一种赏心悦目的文化消闲,而更是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反刍活动。当此之时,推出这套《中国通俗小说书系》,必将对未来中国文化的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

2005年7月



目 录

最后的幸福

163

爱力圈外

001

爱力圈外

人的感情因环境的不同而会发生变化的。感情受了周围的刺激时，会如何的奔腾，如何的奋昂，有谁能预料得及的！我有感情，何能够长久抑制着它，何能久堪寂寞？





我想详细地告知你们，我是什么样人。现社会不是在苛酷地批判我，说我是无廉耻的女性，犯淫奔罪的妇人么？

我现在是站在死线上的人了。我想在未死之前，把我的过去的悲惨历史告诉你们，使你们知道现社会之无公是非，有一般舆论也是完全不可靠的。他们这样严酷地批判我，所根据的是什么呢？

当然是所谓当世的道德！但是你们若听了我的悲惨的历史之后，就知道旧道德之应当打破，全无一顾之价值啊！

你们要知道，能够决心自杀的人决不是个恶人。世界上不少穷凶极恶犯尽滔天大罪的人，但到了生死关头大都不情愿舍弃他们的生命。如果他们有自杀的决心，那么我敢断言，他们所犯的罪一定是万恶的现社会使然，他们本身并无情愿去犯这种罪恶的。

现在我先从我的家世说起吧。你们已经知道我的父亲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的人，说滑稽一点，我算是个生长名门的小姐。



我的父亲，祝万年，在前清是个举人，辛亥革命后也做过两任省长，入过一次阁做总长，他是温和长厚的人，做事也落落大方。他的缺点只是热心于升官发财，而对于家庭的管理，子女的教育全不过问，一切只委之于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出身微贱，——不瞒大家说，我的母亲是勾栏中人，父亲在××道任内，替她落了籍，嫡母死后，就升作正室了，——脾气不好，容易动怒，并且爱说闲话。父亲娶了她后，曾为她专请一位家庭教师，她才得了相当的学识。二十年来主持这样的大家庭，也积有相当的经验，年纪愈多，阅历愈增，到后来也不愧为一个名门的主妇了。

我有一位姊姊名叫梅筠，她比我长得美丽，由中学时代就有美人之称，比我大四岁，性格豪爽，没有半点阴郁，她会唱，也会跳舞，这恐怕是一部分承继了母亲的性格吧。

当我十八岁，姊姊二十二岁的那年，有许多人来提说我们的婚事了。当然，是先从姊说起，但是不知什么缘故，姊姊总是不愿意结婚，都一个个地谢绝了。

“姊姊，你为什么不想订婚呢？”我问她。

“我还想多做几年姑娘顽童，做姑娘才自由呢。一结婚，尽守着一个男子过活，多难过。”姊姊蹙着眉头这样回答我。

“你这话也不错。”我马上赞成了姊姊的议论。有美人之称的姊姊，望着许多有钱有势的人家的少爷们来求婚，以一种奇特的快感——谢绝了。有一回姊姊这样地对我说。

“我想。一个女子如果能够一年掉换一个丈夫，那才有趣啊，十年，二十年尽守着一个男人，多么没意思，一定会讨厌的。”

“那样不行吧。”我回答她。

“我想，没有什么不可以。讨厌了，不离开怎么办呢？”

“但是世间从不曾见过有这样的女人吧。”

“世间的人都是戴着假面。我想，无论哪一家屋的太太，没

有不在后悔的。”

“但是有了小孩子怎么办呢？小孩子不是每年要换一个爸爸么？”

“啊！啊！”姊姊像吃惊般地叫起来，“我竟没有想到这一层，——会生小孩子。小孩子！”

“你真脱落哟！怎么没有想到结了婚会生小孩子呢？”

“那才讨厌！”姊姊好像受了一个大打击的样子。

她的这样的态度实在很像母亲，一想着某件事就发痴般地尽想不管其他一切了，譬如问题的结果及附带的种种事情，她是完全不加注意的。我笑起来了，姊姊也笑了。

我十分晓得姊姊的心事，她过分地逗她是个美人了。不错，姊姊每出外面去，走过的人都定翻转头来看看她。身材娇小，体态柔美，皮肤嫩白微带点红色，尤其是她的那对眼睛，真是有种形容不出来的蛊惑性，自然由各方面有很多的情书寄来给她。所有亲戚朋友，一看见我的母亲，尽都先说这一句：“梅筠真是长得标致呀！”母亲也不客气地默许，只是微笑着听他们的赞词。

“还是小孩子脾气，真没有法子奈何她。也有许多来替她说亲的，但她总说还早还早，真叫人没法。”这是母亲常对他们说的敷衍话。母亲本人也像看见有许多名门的少爷们在为姊姊颠倒，心里满欢喜。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父亲有相当的财产，但膝下无儿，有些亲戚和族人来劝父亲立一个儿子，但父亲不愿意，他只想招一个相当的女婿入赘，生的孙儿比外来的继子血统亲密些，这才是一脉地把这一家传下去。物色的结果父亲的一位好友并且在×省和父亲同事过的梁驭欧博士的儿子卓民入了选。他在北京大学毕业了，又到美国游了两年，得了硕士学位回来，现在交通部里当参事，可以说是个才貌兼全，前程远大的青年。他只廿七



八岁，和姊姊匹配起来，真是理想的配偶呢。

梁家也有意思，曾托人来说过亲，父亲当然属意于卓民。母亲看见卓民是个美男子，合了她的第一条条件，也尽怂恿姊姊，不好把这门亲事拒绝了。但是姊姊无论如何不愿意，她的理由是，梁家的家庭过于旧式的，到他们家里去，生活是一定枯涩乏味，她想找一个更自由些的新家庭的人物。这时候姊姊恰好和一位新由德国毕业回来，在外交部服务，姓柯名名鸿的青年发生了恋爱。柯这个人原是苦学出身，在德国留学时代差不多把家里的一些产业都卖光了，幸得一回国来就在外交部找着了职务，听说当局很器重他，不久就会调升局长或者调做领事。他是很率直的一个男性，身材魁伟，总之是个男性美十分发达的人。姊姊就是给他的男性美迷着了。他俩间常常有情书往来，并且是用英文写的，你们想，这是何等的时髦啊。姊姊有时候表示她的得意，拿柯名鸿寄给她的情书到我房里来念给我听。

“他真是个老实人，我略略发点脾气，写了几句气话，他便担心到了不得的样子！”姊姊常这样笑着对我说。

姊姊从前就和好几个男性发生过恋爱，但都是交际不满一个月就厌倦了。最初或哭或笑都是很厉害的。有时候竟捉着人尽说恋爱的力如何的强，强得足以支配人类；有时候说尽她的情人的名字如何的好听，他是哪一年生的，如何的多情。总之，姊姊对我是没有秘密的，什么事情都向我公开。对母亲也是一样。

“妈妈，我这晌的情人是文学家哟！”

姊姊的这种豪放的，无拘束的性质，使我真喜欢。我想她和柯的恋爱过一个月或两个月就会消灭的。但这回是我观察错了，过了许久，他俩还是一样地继续恋爱。在姊姊最初也并非有诚意和柯订婚，不过当这种交际是一种消遣罢了。但到后来，给柯的真挚的态度感动了，终于拒绝了父母的忠告，和柯名鸿结了